



陔餘叢考

十三十一卷

四

15
121
4



陔餘叢考卷十三

陽湖 趙翼



五代史

宋金時五代史尚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詔削薛史專用歐史事見章宗本紀今歐史列於正史自章宗始



也書法嚴潔固為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為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為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為北京畱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於唐臣傳又不入於死節傳亦屬疎漏朱溫之篡也唐相楊涉為押國璽使貝子凝式詔涉曰大人為唐宰



相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况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柰于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累曰此事唐書雖不載而通鑑載之甚詳則應是宋初其見其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迴護又袁文甕牖間評云南唐李後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多有可議者

宋遼金三史

宋遼金三史總裁官皆列脫脫銜以脫脫乃都總裁也其餘則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巖歐陽元四人皆總裁三史名思誠則第總裁遼史而二史不與揭傒斯則總裁遼金二史而宋史不與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則總裁宋金二史而遼史不與今三史卷首具載可考也續綱目乃但記鐵睦爾達世等四人而思誠好文等不載未免疎漏又元史阿魯圖傳修三史皆為總裁官則阿魯圖亦總裁也今宋史卷首進表尚係阿魯圖而三史所列總裁銜名不載而另列為領三史蓋其官位又在都總裁之上也至纂修諸人三史各有專官不相攙越遼史四人則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曷陳繹曾也金史六

人沙刺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高企翁也宋史二十
三人則幹三倫徒秦不華杜秉纂宋裴王思誠于文傳
汪澤民張瑾麥文貢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
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張翥吳當危素也卷帙繁多
時日亦極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
即告成以如許卷帙成於二三年之間宜其疎漏蕪雜
且纂修諸人各修一史不暇彙集三朝參互考訂故凡
南北交涉之事一經勘對輒見抵牾今姑摘數條於後
略可見當日漫無訂正也明臣柯維騏以宋遼金三史合為一書以
遼金附宋而列二王於本紀義例甚嚴閱
二十年始成書名曰宋史新編見明史本傳又周敘以宋遼金三史
體例未當欲重修之正統中請於朝詔許自撰數年未及成而卒

遼宋二史相合處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為遼景宗乾亨元年是時宋征
北漢遼救之宋史是歲三月郭進大破契丹兵於關南
遼史是歲三月耶律緒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
敵烈及節度使都敏皮室詳穩唐菩皆死之此即郭進
關南戰勝之事劉繼元降六月太宗乘勝自將伐契丹
宋史謂帝次幽州城南契丹軍城北帝率眾擊走之七
月帝率諸軍及契丹大戰於高粱河敗績遼史謂六月
宋主來侵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撤戰
於沙河不利此即宋史擊走契丹軍之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戰高粱
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此即宋史高
梁敗績之事遼史是歲十月韓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宋史十

一月關南言破契丹斬首萬級

此蓋即匡嗣敗績之事惟月日稍差

宋史太平

興國五年諸軍與契丹戰於莫州敗績遼史休哥敗宋

兵於瓦橋關守將張師出戰休哥奮擊敗之宋兵又陣

于水南休哥涉水擊之追至莫州殺傷甚眾

此即宋史莫州敗績之事

遼史統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蕭繼遠攻狼山鎮

石砦破之次瀛州擒其將康昭裔次遂城殺宋兵殆盡

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

此事相合

於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來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繼忠

忠陷於敵以上數事二史皆相合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宋史太平興國四年取燕敗還之後七月劉廷翰及契

丹戰於遂城西大敗之斬首三百級遼史不載此事而

云十月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宋史太平興

國五年三月潘美敗契丹兵於鴈門殺其駙馬侍中蕭

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十一月關南與契丹戰大敗之

此事遼史俱不載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襲營蕭幹等戰

退之遼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將南伐至滿城不利太

尉奚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為敵軍所圍斜軫救出

之而宋史是年不載此事但有五月崔彥進敗契丹於

唐興潘美敗契丹於鴈門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鎮定都

部署言敗契丹兵於廉良路殺獲甚眾十二月冀州言

敗契丹兵於城南殺千餘人契丹又攻威虜軍本軍擊
敗之殺其酋師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
州斬首萬餘級此事遼史皆不載宋史咸平四年十月
張斌奏破契丹兵於長城口十一月王顯奏破契丹兵
殺二萬人獲統軍鐵林等是歲遼統和十九年並不載
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關來侵招古擊敗之遼
史統和二十年四月太保達里底敗宋兵於梁門蕭撻
凜破宋兵於秦州而宋史咸平五年並無交兵之事但
有契丹大林砮王昭敏來降歷觀數事宋之勝也遼不
言敗遼之勝也宋亦不言敗彼此各誇其功而諱其辱
蓋國史本如此至如景德元年澶淵之戰宋史則有威虜軍大破

契丹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於唐河擊其
游騎石普高繼祖擊敗契丹數萬騎于崑崙軍契丹攻
瀛州李延渥敗之殺傷十餘萬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師
撻覽耀兵出陣中伏弩死而遼史是年則云與宋兵戰
於唐興大敗之蕭撻凜與宋兵戰遂城大敗之攻瀛州
不克耶律課里遇宋兵於洺州敗之蕭排押獲宋田逢
吉郭守榮等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二史所記一時
之事惟撻凜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戰宋史謂殺傷十餘
萬遼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餘則各言勝而不言敗此
皆修史者僅據國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參訂故也
又如遣使議和一事宋史謂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

遣使克沙骨慎思以書來講和遼史謂景宗保寧六年三月宋遣使來講和則未知孰先遣使也又遼史聖宗統和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許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許而宋史淳化五年並無遣使講和之事至澶淵之盟遼史謂宋遣使遣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聖宗詔繼忠與使者會許和宋乃遣曹利用來卽遣韓杞持書報聘而宋史則謂契丹駐陽城因王繼忠致書於莫州繼忠又馳奏謂契丹請和乃使曹利用往議契丹卽遣韓杞來則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戰則諱言敗請和則諱言先兩朝脩國史時固已各自爭雄如此耳其列傳內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繼倫傳契丹入寇

李繼隆以兵萬餘護輜重赴咸虜軍契丹將于越謀知之率數萬騎將邀於路遇繼倫不顧而去繼倫曰寇以我兵少蔑視我耳彼若捷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於我無遺類矣今當卷甲疾趨出其不意乃命啣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與繼隆對陣未戰繼倫從後急擊殺其皮室一人衆驚潰于越方食乘善馬先遁衆大潰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號其時爲于越者乃休哥也而遼史休哥傳並不言徐河敗績之事宋史富弼傳弼在契丹議歲幣遼主欲用獻字否則用納字弼執不可遼使劉六符等來宋竟以納字與之是宋之輸歲

幣僅言納也遼史本紀及劉六符耶律仁先傳則謂六符等至宋定歲幣進貢名宋從之歲幣稱貢則宋竟用貢字矣此又其各自諱敗稱雄者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一蕭撻凜也遼史作蕭撻凜宋史則曰撻覽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繼倫傳則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軍四五里則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傳聞之訛而不暇審訂者也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遼天祚帝與金人交兵及議和等事遼金二史所載尚多相合如遼之大慶五年爲金收國元年黃龍府及護步答岡之戰六年蒺藜山之戰八年九年與金議和往

還封冊之事保大元年余覲被降金二年遼主出奔邪律淳僭位於燕病死其妻赴天德軍金主入燕以及保大五年遼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槩俱相合惟遼史天慶四年本紀云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服遣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阿疎遼遣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詔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舊不然城未已也乃起兵攻寧江州遼使高仙壽蕭奉先討之爲所敗又以蕭嗣先撻不也發契丹奚軍及禁兵討之女直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大潰金史太祖即阿骨打遣習古迺銀朮可等往遼索阿疎習古迺等還具言遼主驕肆

廢弛之狀太祖遂起意伐遼備衝要建城堡遼遣阿息保來詰太祖曰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始爲備命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乃號令諸部得二千五百人進次寧江州大敗遼師十一月遼蕭乂里及撻不野將步騎十萬至鴨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卽遼史天慶四年事也然遼史謂天祚帝乾統元年阿骨打襲節度使則至是時已閱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係於阿骨打襲位之二年竟抹卻中間一十二年蓋金史世紀尚未編年但總敘起事之由遂不暇查核年歲致有此誤也又遼史天祚帝天慶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千里內

者以故事皆來朝遇頭魚宴酒酣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論之再三終不從他曰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將爲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禮且容之阿骨打疑懼遂稱兵先併附近部族擄趙三等家屬趙三訴之奉先仍作常事以間後數召阿骨打稱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五百騎至咸州與趙三等面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遣人訴於上謂咸州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畱自是召不復至而金史世紀內不載此事蓋金源修國史時已自爲諱耳又金史寧江州戰勝後羣臣皆勸進明年正月太祖遂卽皇帝位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則遼天慶五

年事也而遼史是年不書直至天慶七年本紀內始稱是歲阿骨打用楊朴策卽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則竟將金主建國之事移下二年矣金主天輔七年爲遼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崩于部堵濼而遼史是年不書乃于保大四年八月書金主阿骨打死是又移下一年矣豈編訂者誤算年分耶至如遼史張鼓據平州金史作張覺蓋鼓與覺音相近之故遼史保大二年遷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天慶六年據東京已爲金將撻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時又降遼史誤也當以金史爲正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兩朝本紀參考大槩多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使女真約夾攻遼以兩國年號核算是年爲金天輔二年乃金史天輔元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二年正月使散覲如宋報聘則馬政至金反在前而宋遣馬政反在後矣宋宣和元年爲金天輔三年宋史是年金使李善慶來而金史是年使人無李善慶但有李董辭列曷魯等宋史則李董等來聘又係之於宣和二年歷觀此數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後一年卽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會七年五月拔離速襲宋主於揚州按宋史是年爲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長

高宗在揚州卽赴杭州金人遂焚揚州三月高宗遭苗
劉之亂四月反正五月復幸建康若五月拔離速來襲
揚州高宗豈敢冒險前進乎當以宋史爲正金史蓋誤
以三月之事爲五月也王倫爲宋使被殺于金則宋史
宜立傳而金史不必立宇文虛中使金被留旣而仕於
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內郡公則金史宜立傳而宋史不
必立乃宋史則傳倫而并傳虛中金史則傳虛中而并
傳倫均失之矣韓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謂宗弼與
張浚戰富平宗弼陷重圍韓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
創力戰宗弼得潰圍出則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吳玠傳
則係之於仙人關之戰謂玠與弟瑋力戰敗金兵射韓

常中目則又屬紹興四年事矣至如黃天蕩之戰金史
謂撻懶在濰州遣移剌古來拔而宋史韓世忠傳則謂
撻懶使孛堇太一來援宋史建炎二年金師窩里溫陷
濰州金史則云閣母克濰州則南北傳聞之誤又不必
深論矣

宋遼金史舊本

脫脫等修史時原有舊曰史稿諸臣不過仍其文而稍
爲編次耳按元史伯顏旣克臨安董文炳主留事曰國
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
記具在史館乃悉收之及諸記注五十餘冊歸之國史
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

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中統三年又
詔史天澤同鑄監修而宋史道學傳序云舊史以邵雍
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外國傳序云前宋史
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此可見三史舊本也
按阿魯圖等進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
載宋史而歸秘府既編戡定之勲尋奉纂修之旨進金
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鄂輯金事於後脫脫等進
遼史表云國旣邱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詔多避忌陳大
任詞之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均諸載記世祖
皇帝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因循有待
益見宋金二史亦取自宋金兩朝元世祖時已嘗修輯

惟遼代國史已失其本故所記載最爲簡略然曰世祖
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則世祖時蓋亦有成緒也惟三史
皆有舊本是以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
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皐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
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潁陳蔡諸郡
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
捷於曹州董先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
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城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
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其衆降又取懷
衛二州大破兀朮軍金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
以爲恨云按此乃總敘岳飛之功非敘皐功也而在皐

傳未可見舊史本以臯傳附飛傳之末故於臯傳未復
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獄死今乃以臯傳另爲一卷而
臯傳未卻仍舊文又未將此總敘移在飛傳後竟似此
功出乎臯矣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張凝李重
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凝
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時原本凝與
重貴二人亦不另立傳故附見於保裔傳後也今凝與
重貴既各有專傳則保裔傳後自無庸贅敘此二人之
歷官乃並不刪卻而仍其舊又陳隆之傳後附文州守
劉銳通判趙汝彛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
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彛猶提
雙刀入陳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
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時原本銳與汝彛不另立傳故
附見隆之傳後也今銳汝彛既各有專傳則隆之傳後
亦不必贅敘乃亦不刪卻可見當時纂脩諸人徒以意
爲割裂不暇參訂實雖逃鹵莽草率之譏也

遼史

遼史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
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
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
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
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裒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

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遙輦以來至重熙其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其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卽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國史則不惟諸帝有實錄而更有全史矣金熙宗本紀皇統八年遼史成熙宗嘗于宮中閱五代及遼史可見遼史原有全書而多出於興宗以後之

追述故記載極爲簡略又金時党懷英與郝俟充遼史刊修官移刺益趙諷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送官此章宗卽位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控纂修遼史泰和元年又增脩遼史官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又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之則熙宗時遼史已有成書章宗時又修之元末脩史時不過仍其舊文稍爲編次耳然修史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見者旣爲遼史則本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校_郿珂開城門納遼兵戚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慕容彥超

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
如此類者不一而是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爲遼軍
者又蕭塔剌葛乃太祖太宗時人耶律敵祿乃世宗穆
宗時人不應編在道宗諸臣蕭陶隗等之下此亦編次
之失檢也凡敘事本紀宜略列傳宜詳耶律斜軫傳宋
將楊繼業出代州斜軫令蕭撻凜伏兵於路明日繼業
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
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
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國角勝三十年今日何面
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號
揚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

既擒三日死云云此事既詳於斜軫傳則本紀但云斜
軫敗宋兵擒其將楊繼業可矣乃本紀又縷縷敘之較
本傳更爲詳悉此豈史家體例耶

宋史一

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實有可不必立傳而拉雜列入者
如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葉元福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
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謹劉濤等皆歷仕五代宋初不
過仍其舊官毫無功績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爲五代
史既不載不得不於宋史存之也然如李穀李濤等在
五代尚有事蹟可記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槩入之列傳
仍不過敘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

冊乎况薛懷讓等并未仕於宋而入之宋史乎又如王祐傳既敘其拒盧多遜傾害趙普之謀又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罪及于植三槐卜其後必昌等事則其子王旦傳不必復敘矣而旦傳又縷縷述之神宗時新法行盡斥賣坊渡祠廟張方平爲南京畱守管內有闕伯微子廟亦在所賣中方平使劉摯草奏謂闕伯遷商邱主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憑微子宋始封之君本朝開國建號於此乞存其祀神宗驚駭亟批紙尾謂慢神辱國莫大於此此事既載之方平傳則劉摯傳可只用一二語括之乃又一一詳敘何也李定以秀州判官薦授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皆力爭之則詳載其事於一人傳

中其餘各傳但云語在某人傳足矣乃既詳載於頌傳而大臨傳又詳之石介之死也夏竦挾宿憾誣以爲不死北走契丹奏遣中使按驗呂居簡傳則云中使來按甚急居簡曰發棺而空則北走無疑不然則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爲訓中使曰然則柰何居簡曰介死必有會葬之親族及棺斂之人召問無異可卽令具軍狀以應中使然之事遂已而龔鼎臣傳則云郡守杜衍既奉詔會問椽屬皆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百口保證其死衍出懷中奏示之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則一事而出兩人之保證固不妨各書乃二傳既詳載之而石介傳又一一鋪述不損

一字何其不憚煩也至王旦傳則全取王文正公遺事
一書抄撮成篇略無刪訂李綱傳至二萬餘言分上下
二卷尚有奏議載入也李全劇賊何亦分上下二卷乎
宜其卷帙之繁也

宋史二

宋史之病往往有數人其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
繫之若各爲其事而不相同者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
者明鑑文彥博也而鄭驥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
驥一人之功矣不特此也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
入賊平功第一劉閫傳又謂閫從攻貝州竒地道穴城
閫先入衆始從遂登陣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

功第一則卽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之賜謚
文正也司馬光劉敞俱駁之乃光傳則曰光訓謚之美
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謚文莊略不及敞
則似光一人所駁矣而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謚文
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駁矣高宗以邢后父煥
除徽猷閣待制孟太后兄子忠厚除顯謨閣學士衛膚
敏劉珏皆力言非制乃膚敏傳不及珏珏傳亦不及膚
敏亦似兩人各爭一事蓋作傳者欲人人各記其功遂
不自知其錯雜如此

宋史三

宋史楊延昭傳延昭卒帝遣中使護櫬以歸河朔人多

望柩而泣按無尸曰櫬有尸曰柩中使所護歸者卽柩也乃旣曰櫬又曰柩意在稍變一字以避重複而不知已失其字義矣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兀朮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絳袍玉帶旣墜而馳者訪之卽兀朮也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復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宋史於此等處亦略不訂正岳飛傳言紹興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慕義來歸其後又云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招結兩河豪傑梁興旣於六年始來歸何得於五年先奉命去一撒離

喝也吳玠傳作撒離喝李顯忠傳又作撒里曷一兀朮也韓世忠岳飛等傳作兀朮宋汝爲葉夢得向子韶傳又作完顏宗弼史嵩之卽彌遠從子也乃傳但云慶元府鄞人似與彌遠另族不相涉矣其於宋與元交兵之處余玠謝枋得等傳稱大元兵忠義傳則曰北兵亦多不畫一葉夢得旣列於文苑傳則其生平著述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之類亦應敘入乃本傳侈言政績絕不及文學則何以列之文苑乎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至金金主將侵淮勛與倫歸言和好無他云云按倫傳建炎元年倫卽爲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七年再使金回

八年又往偕張通古來南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宮太后
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倫不從乃被縊死是倫
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與曹勳使金
之事又曹友聞傳元兵攻我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
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
元兵戰時已六七年安得尚統軍耶或另一李顯忠
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宣中傳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
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
全宣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牧敗
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矢走
歸是張全並未嘗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廣將

朱華大戰於五牧則張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
莫此為甚又劉師勇與姚訔守常州受圍數月城陷師
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墜躍不能去師勇舉手與訣
而去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
史伯顏傳并鄭所南集而上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
後即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
之難者此皆文之失檢者也

宋史四

宋史卷帙雖繁而事蹟又多有遺漏者太宗雍熙元年
為遼景宗乾亨四年是歲景宗崩聖宗即位乃宋史本
紀竟不載東軒筆錄王曾為三元劉子儀語以一生喫

著不盡曾以志不在溫飽對此可見其人品素定而曾傳無之范文正遣其子純仁南歸純仁見石曼卿之喪未葬遂以所載麥四十斛連舟與之助其葬費此亦可見其高誼而純仁傳無之蔡襄在泉州新造密雲龍團茶進上歐陽修聞之曰君謨士人亦復為此耶襄傳亦不載朱子語類蘇過爲梁師成毒持服過傳亦不載名臣言行錄狄青討儂智高至賓州夜宴將吏青忽起更衣命親吏傳令勸酒青已潛出崑崙關破賊此事青傳亦不載命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善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勛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

事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蜀賊王均之亂討平之者楊懷忠之功居多乃不爲立傳僅於雷有終傳附見張盥之傳謂其父泌自有傳而列傳並無張泌湧幢小品謂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壽辰爲十月十日而本紀亦不載錢氏私誌泰州徐神翁有道術蔡京常問以國運神翁曰天方遣許多魔君作壞世界太師亦是一箇又哲宗遣使以後嗣爲問神翁書吉人二字以達後徽宗登極乃知卽御名佶字也此宜入方技傳而方技亦不載

宋史五

宋史又有是非失當者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死守

壽州周世宗攻之不拔其子崇諫謀出降仁贍斬之以
徇及仁贍病垂死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降是日仁
贍死則仁贍實未降也歐公五代史所以特列之於死
節傳中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
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誣古人若此蔡確車蓋
亭詩引唐郝處俊事以武后比宣仁太后事發將謫嶺
表蘇軾傳謂軾奏請哲宗降手詔欲深治確而太后降
手詔貸之則仁孝兩得下又云太后心善軾言而不能
用按宣仁謂大臣曰帝即位乃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
確自謂有定策功規為異日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
詔上為名以逐之耳此正見宣仁防患未然去邪勿疑
之明決而軾傳謂太后心善其言不能用一似軾之言
為是而太后不聽者其是非不亦謬乎

宋史六

王明清揮麈錄及王銍默記皆言滁州之戰太祖兵已
敗訪村民知有趙學究教授鄉塾多奇計乃叩之即趙
普也普為畫計太祖即用普鄉導乘夜取道清流關側
蘆子峯浮西澗入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治
軍書聞變即躍馬奔東郊太祖追及一劍揮之人馬俱
墜遂就擒姚鳳即以其眾降今本紀云暉鳳兵十五萬
塞滁州太祖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曰願成列以決勝負
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直入手又暉中

腦并擒鳳與揮麈錄等所記不同獨醒雜志方臘既敗
獨與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
偽爲朝廷招安者誘之以官既出遂繫之父子皆檻送
京師伏誅而宋史韓世忠傳謂臘入青溪洞世忠挺戈
獨入擒之以出蓋據清溪志所記也而與獨醒志互異
又紹熙行禮記孝宗崩光宗以疾不過宮成服中外洵
洵宰相留正久去位樞密趙汝愚計無所出宗室趙彥
逾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柰何事急持刀向
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無益也乃爲畫計請
於太皇太后以嘉王擴卽位寧而尊光宗爲太上皇使
韓侂胄等其成其事是首謀乃彥逾也今宋史彥逾及

汝愚傳謂汝愚謀立嘉王卽位欲倚殿師郭杲爲用以
告彥逾彥逾嘗有德於杲遂承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
領兵衛寧宗卽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與紹熙行禮記又
不同按葉適傳時中外洵洵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
閣門事蔡必勝以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
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議適亟白汝
愚汝愚乃遣侂胄關禮以內禪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
禪祭立嘉王卽位是此謀本非始於汝愚亦可見也又
尤延之傳朝廷定高宗廟配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
忠趙鼎張浚而楊萬里亦言張浚當配食按誠齋揮麈
錄謂洪景廬常以浚殺曲端一事輟其配享是邁乃輟

浚配享者而史則云邁請以浚配享何又抵牾若是耶
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
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乃言張浚當預據此則景廬本
未以浚入配享尤延之傳所云或係張俊也又文天祥
傳元主欲降天祥天祥不肯曰不得已以黃冠侍樽俎
可也此仍襲野史之訛按鄭所南心史有人告元主云
漢人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為主元主召天祥面詰
天祥怒罵但求刀下死元主猶欲釋之俾為僧或為道
士又欲縱之還鄉天祥痛罵不止元主始殺之是黃冠
歸故鄉乃元主之意非天祥意也而宋史移作天祥語
豈不厚誣耶

宋史七

宋史蕪雜最甚卽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
內禪一事李綱傳云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
牧豈非欲季以留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
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
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
位之議本起於綱也而吳敏傳則謂徽宗將內禪蔡攸
探知上意引敏入對敏遂并薦綱入見則又似內禪本
出於徽宗意也按張端義貴耳錄謂徽宗聞金人破燕
夜詔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已并傳位太子明日罪
己詔下淵聖登極并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

不是只傳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勞宋史蔡攸傳帝欲內
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
屬其容吳敏遂定議而李熙靖傳亦載道君皇帝曰外
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
族矣是則內禪本出自徽宗而李綱傳所云但據靖康
傳信錄詮次成篇恐未爲得實也或綱議適與徽宗合
遂成此事耶又如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傳謂平仲欲
劫營以士卒不得速戰爲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
聽平仲節度遂及於敗是劫營之計李綱實與聞之而
綱傳則謂平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則
又似綱初未與知者又綱傳紹興二年出知潭州荆湖
羣盜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按是時尚有曹成等據湖
湘道賀等州而楊公在洞庭直至五年始滅皆岳飛平
之何得盡歸功於綱知潭州之歲也韓世忠固稱名將
然其始亦多可議劉光世部將王德殺世忠部將會詔
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解事見趙
鼎及季陵傳而滕康傳又謂世忠兵奪御器械逼諫臣
于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驕狠無忌憚魏劄傳又謂內侍
李虞飲世忠于家又傷弓匠是皆世忠之過而李傳絕
不載張浚因李綱誅宋齊愈劾其以私意殺侍從綱遂
罷相見於高宗紀及綱傳浚又嘗薦秦檜可任大事見
趙鼎傳又嘗與岳飛論呂祉王德慶瓊兵事不合遂怒

飛因解兵奔襄歸浚猶謂其不得併兵以去要君遂命
張事宗元權其軍事見於高宗紀汪伯彥既敗帝念之浚
以伯彥舊嘗引己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知宣州見汪
伯彥傳陳東伏闕上書黃潛善輩已殺之浚又奏胡瑄
筆削東書欲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
浚乃潛善客而瑄則李綱客也事見戴埴鼠璞乃浚傳
於此等處並無一語惟殺曲端略見傳中而又謂端部
將張忠彥降金故下之獄其于鄺瓊之叛又謂遣間持
蠟書遺瓊金人疑遂廢劉豫又幾欲以金人廢豫歸功
於浚矣至楊么之擒皆岳飛力也而浚傳中全歸功於
浚謂賊二十餘萬相繼降湖寇盡平絕不及飛一字何
也何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見汝楫傳鑄又嘗為秦檜
劾王居正為趙鼎之黨鼎遂奪職奉祠見王居正傳又
劾張九成黨趙鼎見張九成傳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相
為朋比見廖剛傳是鑄之姦邪不二而是乃鑄傳並無
一字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
竟似正直者他如文彥博以燈籠錦媚張貴妃見唐介
傳而本傳不載建炎元年葉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
亂夢得被執見高宗本紀葉夢得初為蔡京客京倚為
腹心嘗為京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
京黨落職見毛注強淵明胡安國等傳而本傳不載呂
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劾勝非不當復用安

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見秦檜傳而安國傳不載李顯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與邵宏淵忿爭遂致潰歸見胡銓傳而本傳亦不載岳珂守當塗橫斂百出置貪刻吏開告訐之門以罔民而沒其財見徐慶卿傳而本傳亦不載辛棄疾附和韓侂胄開兵端見侂胄傳而本傳亦不載又虞允文傳金主亮南侵王權自和州遁歸詔以李顯忠代權令允文趣顯忠赴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招諸將勉以忠義諸將皆死戰得大捷明日又敗敵於楊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捷顯忠實未嘗與也而顯忠傳則云金主將濟江詔以顯忠代王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右采石之捷則以此捷分功於顯忠矣顯忠傳又云是時顯忠遣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弑之則并以海陵之弑由於顯忠之復淮西按海陵因采石不得渡卽趨瓜洲勉日渡江未渡而被弑初非關顯忠之復淮西而責諸將也且是時海陵去采石卽至瓜洲其間不過數日顯忠豈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被弑後棄金兵之退而復之耳而必謂海陵之死由此又曲說也史彌遠之誅韓侂胄也本因楊皇后與侂胄有隙密使其兄楊次山與朝臣謀之彌遠遂奉命結參知政事錢象祖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伺侂胄早朝擁至玉津園搥殺之

彌遠象祖赴延和殿以聞帝猶未信越數日始下詔梟
侂胄罪見楊皇
后傳此事應詳載於彌遠傳乃彌遠傳並不書
且云彌遠因用兵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亦具奏
乃罷侂胄陳自強而臺諫猶論不已侂胄始就誅召彌
遠對延和殿則竟抹卻彌遠擅殺一節似乎先奏請得
旨而後行誅矣理宗之立也寧宗早養宗室子貴和為
皇太子賜名竑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
靜竑孽之一日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
於此又嘗書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
彌遠懼乃陰謀立沂王子昀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
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命之曰今所宣乃沂王府中
皇子非萬歲蒼皇子也昀至則引至柩前舉哀畢然後
召竑封為濟王見濟王傳此則彌遠廢立之罪上通於
天本傳中自應一一詳載乃但云寧宗崩擁立理宗而
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成何信史乎凡若此之
類不一而足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
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為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
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
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
善而隱其惡遇有功處未有不附會遷就以分其美有
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修史者固當參互以核其實乃
不及考訂真偽但據其書抄撮成篇毋怪是非乖謬如

此也

宋史八

宋史卷帙又有當更定者張憲楊再興牛臯皆岳飛部將何以不附於飛傳後况臯傳未歷敘飛分遣諸將恢復東西京州郡之事非臯所遣而敘于臯傳可見舊史本以臯傳附飛傳之後及編次時忽離而二之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亦何以不附世忠傳後至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兄弟在蜀同功共事何以不與玠璘相次郭浩楊政又皆吳玠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何以不附於玠璘之後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既已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鄜延起義間關數國冒死南投

功名尤著魏勝起兵漣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其事何不彙列一卷以顯忠爲首勝寶友直次之秦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爲檜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之後陳自強之附韓侂胄與次翁之附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胄傳之後乃皆編入列傳不著其姦黨何也權邦彥乃徽欽時人卒於高宗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皆欽高時人乃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勳劉才邵等皆高孝時人乃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臣之後不幾顛倒時代乎除清叟徐榮叟兄弟也人呂官位亦略相同何以不毗連相次而各置一卷宣繒鄒應龍別之傑全

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珂諸傳但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則傳之何爲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宋史補之誠是矣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卽與趙范趙葵等破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見賈涉傳後因全擅戕殺制置使許國卽斬全使大罵曰逆賊受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卽出戰敗全全求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斷其南路必可滅賊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肝腦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范亦謂善湘曰義斌寔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尊朝廷也見趙范傳義斌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拓

地而北與元兵戰於內黃之五馬山兵敗不屈死見李全傳則此人何得不立傳而宋史竟遺之又一百第六卷既有李熙靖常州晉陵人靖康之變以拒張邦昌僞命憂憤不食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而死二百十二卷又有李熙靖晉陵人張邦昌使直學士院憂憤不食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是一人也而竟重出何其漫無審訂若此又南唐世家旣立韓熙載傳矣劉仁瞻皇甫暉姚鳳皆南唐完節之臣何以又不爲立傳以附於熙載之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皆仕於宋旣入之宋臣列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迴亦皆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列傳而以附南唐西

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也

陔餘叢考卷十四

金史

陽湖 趙翼 耘菘

金史原有成書修史時又參以劉昫歸潛志元好問野史故文筆最簡潔然亦有過於簡略者衛紹王本紀贊云衛紹王被弒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詔令又金有令史竇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壘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略其他則各有原文應亦詳備乃本紀天會三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即位七

年宋高宗爲苗劉所廢傳位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不書豈授春秋列國不赴告則不書之例耶十年劉豫徙居於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劉豫僭位後與宋交兵此於金無涉不書可也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論者以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官及太后天眷二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卽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地之後復興兵取故地命兀朮趨汴撒離喝趨陝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鄆城蔡州潁昌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吳玠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青谿之捷諸將以奉詔班師遂復失故地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其明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臯之捷王德昭關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宜畫淮爲界而其時所定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亦國中一大事也亦皆不書無乃太簡乎慶山奴卽承立也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又張覺旣列於逆

臣傳矣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另入列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又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如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柘臯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金史宗弼等傳內亦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監吏懼法乃盡殺之以滅口則韓常者固金朝一大將歷有戰功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疎漏也至其書法之直筆則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於前代與本朝交涉事必多迴護乃元人修金史知完顏陳和尚傳敘太昌原之戰陳和尚以騎四百破元兵八千楊沃衍傳野豬嶺德安寨之戰力破元兵禹顯傳扼龍豬谷攻元兵獲元帥韓光國等皆直敘不諱此猶存古法也

元史

元史列傳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其載元未死事諸臣秦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元史本兩次修成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八

月成書後又以順帝無實錄再遣使行天下搜採史事
至明年二月開局七月成書今三十二卷以前當是初
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
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期
日迫促疎誤尤多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卽第九卷
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
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寧
人已嘗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旣詳載其從子忽
刺出矣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旣詳敘其子阿
塔赤矣乃後又有阿答赤傳可見其匆遽不暇複校也
又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人事太祖當時
號爲撥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爲四怯薛世
領宿衛則四人之勲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
有傳而赤老溫獨無按太宗本紀元年赤老溫卽師圍
慶陽金移刺蒲阿來救圍始解六年太宗欲自將伐宋
赤老溫請行許之由此以推則赤老溫亦非無事績可
紀者乃獨遺之何也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
雄於北邊後絕衰滅遠史有蒙古斯國蓋卽珙所稱蒙古斯蒙聲相
近也又遠史捷不也傳阻卜酋長蒙古斯來侵則
蒙古斯乃阻
卜酋長之名成吉思起事蒙爲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
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亦不載續通鑑綱目嚴實據
青崖峒其將李信乘寶出殺其家屬降宋而嚴實傳但
云有王義深者嘗害實族屬而不載李信其人賈良伯

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闕死而闕傳作耶律卜氏按
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妾也今以當其妻而反遺蔣
氏亦屬疎漏按禮兒傳謂木華黎家所出玉璽楊桓辨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而楊桓傳則曰受天之命
既壽永昌一事也而何以歧互若此牀兀兒傳至大二
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紀則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而
仁宗紀延祐三年復載此事一事也而何以重複若此
又如一乃蠻酋長也太祖本紀作太陽可汗塔塔統阿
傳又作太敷可汗一博爾忽也本紀作博羅渾本傳作
博爾忽一班珠尼河也本紀作班珠尼河速哥傳又作
班木居河一篤列河也雪不台傳作篤列河速不台傳
又作秃剌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稱卽今國語所謂
巴圖魯也乃史天澤趙阿哥潘等傳則曰拔都拜延傳
則曰八都魯阿朮魯及苦徹傳則又曰拔都兒亦何其
不畫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
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
最爲村俗另載史傳俗語條內獨不可稍加潤色乎順帝本末德祐帝
遺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有
娠適明宗和世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
順帝見程克勤宋遺民錄及權衡所撰庚申帝大事記
余應所撰合尊大師詩袁忠徹所撰符臺外集是皆元
末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卽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

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搆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是則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卜答失里后寧立明宗次子寧宗名懿璘質班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天而順帝始立則庚申帝記所云未必無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史作邁來亦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又泰定帝后

為燕鐵木兒娶作夫人燕鐵木兒傳既載之而八不罕

后傳不言其事雖作史者意存忠厚然北史魏孝靜后

再嫁楊愔為妻亦未嘗不書也按元制宮中稱皇后者甚多泰定后八不罕外尚有亦憐真八刺皇后忽刺皇后也速皇后卜顏怯里迷失皇后失烈帖木兒皇后俱見表內作史時當是不知燕鐵木兒所娶者何后故不便書耳

庚申帝大事記瀛國公降附後為僧白塔寺中後徙

甘州有趙王者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

六日夜生一男明宗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

訪知其故因求為子並載其母歸宋遺民錄瀛國

公降後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

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

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余應詩云皇宋第

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
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侍
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
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
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
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
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西湖志餘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
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馬
尾縫眼既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
庚申外史順帝時尚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
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
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脫脫在旁曰彼負天下名
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按至元十三年
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土番年
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野史
所云或未必無因也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為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
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
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

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敘于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于曹鼐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于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于何孟春等傳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雪庵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史仲彬撰革除錄宋瑞撰忠賢奇祕錄王詔撰諸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偽雖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所謂與其過而去之毋寧過而存之又見修史者之用意也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南北史新唐書體例凡一人有傳則其子孫應傳者皆附於此人之後明史則不然如周瑄與其子金耿九疇與其子裕李遂與其子材陳以勤與其子于陞鄭曉與其子履仁王忬與其子世貞世懋劉顯與其子縉皆父子也而各自為傳蓋分傳則時代清楚使閱者一覽了然此亦作史舊法又如馬思聰有傳而其子明衡反附于鄭繼曾傳後以明衡與繼曾同諫昭聖太后傳免朝

賀一事同獲罪也瞿景淳之子汝稷汝說附景淳傳後而汝說子式耜又另立傳與何騰蛟同卷則以式耜與騰蛟皆明末一大關係之人也而張居正傳後乃又附其曾孫同敞馬芳傳亦附其子林及孫燿似乎自變其例然此蓋有意附之以見居正之有賢子孫而馬氏則三世皆死國難也

明史多載原文

明史於諸臣奏議凡切於當時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之劾劉瑾也沈鍊楊繼盛之劾嚴嵩也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之劾張居正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皆載其全文不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

毛澄等之主考孝宗者張璫桂萼方獻夫等之主考興獻王者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便閱者彼此參觀而是非自見此外如李善長傳未載王國用爲善長訟寃一疏以見善長被誅之在于諫傳未載成化中復官賜祭誥詞以見諫被害之寃熊廷弼傳未載韓爌請給其首歸葬一疏文情愷切議論公平廷弼功罪於此而定更非漫馬抄入者此可以見作史者之用意也至如撞廊傳載蔡子英上明太祖一書方國珍傳載詹鼎代作乞降一表明昇傳載楊璟諭降一書則又以其文皆有先秦西漢之風而並存之閱者細心讀之可以知去取之當矣

大禮之議

明史傳贊持論雖本忠厚而皆協是非之公如嘉靖中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萬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說可據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等所據者漢定陶南頓及宋濮園三事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共王後共王者太子本生父也此一據也漢光武中興先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候後以張純竇融等議乃以宣元成哀平五帝代四親廟而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此二據也宋仁宗立濮安懿王子於宮中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登極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旣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程頤又言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父母此三據也不知漢哀帝宋英宗早經成帝仁宗預立爲子其不得考共王濮王固宜漢至哀平國統中絕光武崛起重復漢祚雖曰繼統實係創興原不必以宣元以下爲親廟其舍本生而立宣元以下親廟本漢儒之謬也卽立宣元親廟矣而其別立南頓君廟亦仍曰皇考廟並未嘗去皇考之稱

也至如明世宗之入繼也以武宗無子而祖訓有兄終弟及之義故世宗以倫序得立若以繼統而卽當考所繼之君則宜考武宗矣以武宗從兄不當考而考孝宗則又抹煞武宗一代矣孝宗在日自有武宗並未嘗立世宗爲嗣也世宗之生在孝宗旣崩之後並未嘗奉孝宗命爲嗣也故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卽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爲孝宗子也而柰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和等之自爲窒礙毋怪張璁等之伺間也璁之論曰漢成帝之于哀帝宋仁宗之于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此二說者明白了當自爲千古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亦早心折之世徒以考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論之是非折衷於至當此豈得爲篤論乎宋高宗將立孝宗爲嗣命廷臣集議本生父封爵汪應辰定其福曰太子本生

之親高宗親筆降出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此何等光明正大高宗鞠孝宗於宮中命之為子尚不沒其本生父之稱况世宗由藩王入繼素未有儲貳之稱乃欲使之舍生父而考世父乎可見廷和等但拘濮議并高宗封秀王之事亦不及知此廷和等之陋也自明史傳贊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

明史行文典雅

王越傳越提督軍務秦王設妓樂以宴之越曰下官為王吠犬久矣寧無以相酬者遂盡乞其妓樂以歸或疑下官二字唐宋以來史傳久無此稱不知此正士大夫對藩王之稱宋孝武定制諸王封國者其封內官止稱

下官不許稱臣明史正引用此典雖小節亦見其措詞

不苟也

明史范輅傳太祖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是朝官見王自稱官正有明之制

史傳俗語

史傳中有用極俗語者唐書以前不多見惟齊書文帝幸豫章王嶷第須由宋長寧陵隧道過帝曰我便是人他家墓內尊人薛安都傳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勝便當拍手笑殺北史宇文化及謂許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遜又化及謂李密曰我與你論相殺事隋書太子勇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舊唐書鄭祭傳祭聞將拜相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史思明將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謔我宦官劉季述廢昭宗手持銀

樞數上罪云某事你不從我定此數語皆以俗吻入文
此外不更見也至宋遼史乃漸多遼史伶官羅衣輕傳
興宗嘗與太弟重元雙陸時重元有異志羅衣輕指局
寓諷曰雙陸休癡癡和你都輪去也又羅衣輕以詼語將
見殺太子曰打諢底不是黃幡綽應聲曰行兵底不是
唐太宗乃笑而釋之宋史俗語尤多邵雍傳程顥與雍
論數謂先生之數只是加一倍法雍驚曰大哥怎恁地
聰明又謝良佐曰富鄭公身兼將相堯夫只將做小兒
良佐又謂程頤曰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細檢點得來
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病方有進向處張翥傳蔡
京謂翥曰覺得眼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王珪
傳葉祖洽追論建儲日珪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
不當管蘇雲卿傳漕帥謂朝廷仗張魏公了此事雲卿
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傳全刺秦檜被執檜
曰你莫是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滿朝都要殺虜你
偏要與虜和故此我要殺你汪立信傳立信謂賈似道
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
乾淨地我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耳文天祥傳天祥至
燕阿合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天祥曰要殺便殺
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秦定帝即位一詔全係翻譯
蒙古文今錄出以見一時文詔之體詔云薛禪皇帝可
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底封

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朶及軍馬達達
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
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
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
幹耳朶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
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
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
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
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
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
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滴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
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
這般罵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
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
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朶裏大位
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云云
此皆從蒙古字譯出極爲俚俗昔宋子京修唐書凡唐
時四六奏疏悉改爲散文意欲變今從古固屬好高之
過乃宋景濂等修元史於此等詔詞不稍加潤色竟以
之編入本紀母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
之鄙俚耶

陔餘叢考卷十五

陽湖 趙翼 耘菘

通鑑綱目

通鑑仿左氏編年體雖創於溫公然溫公以前已有為之者晉時習鑿齒已著漢晉春秋劉宋時劉允濟採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元魏時張始均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三十卷唐時裴光庭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等直宏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訖隋朝皆編年為之柳仲郢之子璞著天祚長歷一書斷自漢武紀元為編年閏位者附於左

蕭穎士謂仲尼春秋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書魏高貴鄉公之崩則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書梁敬帝之遜位則曰陳霸先反此皆在溫公之前則通鑑一書亦有所本觀穎士書法則并開朱子綱目之體例矣

綱目書法有所本

通鑑書三國事猶承陳壽之舊以曹魏繼漢為正統至朱子作綱目乃始改蜀漢繼獻帝然習鑿齒漢晉春秋早以蜀漢為正其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辭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其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

况暫制數州之衆哉此又朱子所本也

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載司馬溫公與

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天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魏齊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皆用列國法劉備雖承漢然族屬疎遠是非難則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為比云云是溫公修通鑑時亦未嘗不斟酌于正閏也綱目於唐中宗之廢居房州

每歲首必書帝在房州雖朱子特筆然唐人沈既濟亦已有此論謂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約無遷鼎鼎革命事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詐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春秋歲書魯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合中宗紀為一每歲首必書在所以統之宜稱帝不稱廬陵王是此論實發自唐人也又朱子綱目用中宗嗣聖年號至二十四年

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鑑已是如此

按癸辛雜識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為周而史不以周稱之蓋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為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矣豈無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云云是又以綱目所書為稍紊矣然律以春秋書法究以綱目為正

通鑑綱目所書及集覽質實書法發明正誤等書所註多有謬誤者今摘於後以資考證

賈舉

綱目前編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之亂一時有兩賈舉侍人賈舉崔黨也從死之賈舉莊公所嬖也左氏兩書侍人賈舉於前而下敘賈舉州綽等八人皆死則其為兩賈舉也通鑑於崔黨之賈舉初書侍人而後削之直云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遂弒之賈舉等八人皆死則兩賈舉幾於無別矣敘事之明由於書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豈好為重累之詞哉

俠累韓傀一人兩書

綱目正編周安王五年盜殺韓相俠累分注載嚴仲子使聶政刺之烈王五年韓嚴遂弒其君分注載哀侯以韓傀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傀於朝并中哀侯按國策嚴仲子即嚴遂也國策註俠累名傀韓非子作傀則俠累即韓傀也豈有一人之身而聶政既殺之於前嚴遂復刺之於後耶考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

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
君哀侯是使聶政殺俠累者嚴遂而弑哀侯者韓嚴也
兩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鑑及綱目何以既書盜殺
俠累又書韓嚴遂弑其君不且合兩事為一事耶蓋綱
目之誤因通鑑通鑑之誤因史遷聶政傳謂嚴仲子事
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乃使政刺殺俠累於其府中
而史記之誤又因國策韓傀相韓篇東孟之會聶政直
入殺韓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
使人刺韓傀於朝傀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鑑綱目
所本也然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政殺俠累之後烈侯
又十年而卒則政殺俠累並未殺君也國策韓人攻宋
篇又云聶政刺相兼君許異蹇哀侯而殪之謂使其君為死以免禍是
故哀侯為君而許負終身相焉夫哀侯被殺即卒而子
蹇侯立許異又於誰之世而終身為相哉則國策實誤
以烈侯時事而實之哀侯也政刺韓傀時并中烈侯許
異蹇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難其時烈侯實未死又在位
十年故許異終烈侯之世常為相其所以誤係之哀侯
者何也史記索隱引竹書紀年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註
云山堅韓嚴也始知弑哀侯者韓嚴而非嚴遂國策及
史記聶政傳因韓嚴嚴遂名姓略同遂以兩人為一人
故有此錯通鑑及綱目亦未考訂遂襲其訛惟史記韓
世家於烈侯時書盜殺俠累於哀侯時書韓嚴弑其君

哀侯此則分晰明確最可據也王充論衡云傳言聶政
爲嚴翁仲刺殺韓王非也聶政之時韓烈侯也烈侯三
年聶政刺韓相使累十二年烈侯卒嚴翁仲刺殺韓王
事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短書小傳不可信如此
云云是史記國策之誤王充已嘗辨之但未指其所以
致誤之由故通鑑諸書仍襲前謬耳

薄后陳后不書立

景帝七年廢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廢不
書其立於前邊書其廢於後斯爲漏脫無疑然考漢書
諸帝紀凡卽位後必書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陳二后獨
不書殊不可解倘因伉儷不終而略之則宣帝之霍后
不過五年而見廢何以當其甫立而卽大書之也綱目
之失書蓋仍通鑑之缺略而通鑑又仍漢書之缺略耳

太初元將

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漢書哀帝紀待詔夏
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
元易號乃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
劉太平皇帝太初元將者四字號也後世如光武之建
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及萬
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真宗之中祥符徽宗之
建中靖國皆其例也若節去元將二字則與武帝之號
相犯矣哀帝之改元雖不旋踵而復然當其改之之始

必不自復其先朝也元將二字應照本紀增入爲是

卓茂非仕於莽朝

延熹八年詔壞諸淫祀特留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云云
今按茂本傳其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
居攝之始見幾而作不污偽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
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

齊武帝永明五年魏高祐言卓茂
行化理不入境集覽謂在光武時
亦誤也

鍾繇

獻帝初平三年分注黃門侍郎鍾繇集覽云繇古由字
或音宙按世說晉文帝朝鍾會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
望鄉遙遙不至劉孝標注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又
景王嘲鍾毓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據此則繇
字當讀餘韶切

立曹操女爲后

西漢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劉氏書
法云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東漢
獻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書法云
此其不書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弒帝益
廩廩矣於是立其女爲后將以自媚於操也按劉氏之
說善矣猶有未盡者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既大書於
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書弒皇后伏氏則今之所立但

稱曹氏而卽知爲魏公操之女實與元始所書無異也
獨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稱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
以兄之篡而涕泣橫流知皇天之不祚綱目著莽女之
節而竟沒操女之賢殊爲缺漏矣

周撫

元帝大興元年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內史
劉遐泰山太守徐龕討之二年春遐龕擊周撫斬之質
實於元年條下註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按晉書周訪
傳訪長子撫強毅有父風始爲王敦爪牙後從溫嶠討
蘇峻又屢平蜀亂官至鎮西將軍哀帝興寧三年卒
綱目於興寧三年六月書益州刺史周撫卒 曷嘗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劉遐及蔡豹傳

沛人周堅一名撫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授之詔遐與蔡
豹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龕將于藥斬之是叛
晉而被誅者沛之周撫非潯陽之周撫也質實不分涇
渭混註訪子遂令道和蒙反賊之名糾繆不亦甚乎後
至永昌元年王敦殺甘卓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質
實又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既是同一周撫豈有已被
斬而復鎮沔者耶可爲一笑

惡奴郎

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堅遣人告其子農等使
起兵農遂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
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

家貧無以饜之柰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為飲食來也集覽云惡奴魯利呼其妻名正誤則云此乃戲罵其妻之辭非名也按晉孝武帝紀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丘載紀則云使慕容農畧地河內攻廩丘克之是惡奴即慕容農也陸龜蒙小名錄慕容農小字惡奴然則惡奴者猶棘奴再胡奴超之類而稱之為惡奴郎者猶買德郎桓石之類非魯利之呼妻也王陳兩說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

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定字陳氏曰高密郡名綱目無此例二字合刪去按此句

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為姓名矣不知此晉之

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晉書宗室傳彭城穆王

權之玄孫俊出嗣高密王畧薨子純之立薨子恢之立

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

太尉安帝紀作司空按是時劉裕為

太尉豈容高密兼之當從帝紀為是是高密王為司馬恢之之封爵瞻然可知

若依上文所書琅琊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則此句當

去司空二字不當去高密二字也

時德文為大司馬領司徒

蓋修謁園陵

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既命琅琊與劉裕偕行至是既

克洛陽復特遣宗藩展其誠敬耳陳氏欲去高密二字

亦不思之甚矣

記里鼓

十三年劉裕滅秦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
送建康集覽註記里鼓引宋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
隆叔記里鼓車事按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形
制如司南即指南車其中有水人執椎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椎
是記里鼓之制其來已久集覽不引晉書轉取徵於後
代何也

王陵

宋順帝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分
註攸之見道成專制朝權心不平詔元琰曰吾寧爲王
陵死不爲賈充生王陵句集覽引安國侯諫立諸呂事
然擬道成於諸呂殊屬不倫矧陵無討逆之謀攸之豈
以自况也陵當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於司馬懿
揚州都督王凌貳于懿謀立楚王彪懿襲執之歸于京
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
爾有神知之遂仰藥死蓋當典午擅權舉朝皆其羽翼
而凌蜀以不順見害故自許爲忠臣今順帝幼冲而道
成專國廷臣皆願効驅馳攸之獨欲舉義旗故擬蕭氏
於司馬而以王凌自况以賈充比蕭黨也陵爲凌之誤
無疑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將軍馮道根卒時梁主春祠二廟
既出宮而聞訃梁主問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從之質實云左傳文七年衛獻公祭太廟聞大夫柳莊卒不釋祭服而往臨之按左傳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成公十四年衛定公卒子獻公立上距文公七年已四十三載是文公之世衛尚未有獻公安得有往哭柳莊之事此事本見檀弓學者所其曉豈可移於左傳又妄指其年乎

魏三祖

隋文帝開皇四年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質實云魏平文帝廟號太祖昭成帝廟號高祖太武帝廟號世祖按此說非也諤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者太祖操世祖丕烈祖獻也陳壽三國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當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稱後孫盛且訊其生前豫自尊顯是李諤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也史稱操手不捨書登高必賦丕天資文藻下筆成章歡自在東宮潛思書籍觀於鍾嶸詩品三祖並列劉勰文心雕龍亦云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則知其崇尚文詞洵為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畧雖優文風未振奚暇以雕蟲為務哉

子總管

十年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分註有子總管來護兒集覽引正義云子者人之嘉稱正誤云子總管猶言小總管裨將也按新唐書百官志凡軍鎮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總管一人而突厥傳武后遣沙吒忠義等擊默啜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意隋時官制亦相類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稱子都將者總書尉元傳元表言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遣子都將于沓于劉龍駒等將往赴擊又表言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勲負學南叛云云孔伯恭傳宋將沈攸之等救下邱伯恭遣

子都將侯汾美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斷清水路攸之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挾清南北尋攸之軍後遂大破之是也有稱子使者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孫詢祖天保末爲等長城子使祖鴻勳傳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暉李象鴻勳並爲子使新唐書韋挺傳太宗將討遼東使挺主餉運命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是也有稱子都督者周書達奚武傳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李賢傳賢曾祖魏太武時爲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沒於陣又韓果梁椿梁伊婁穆樂遜俱嘗爲臺字文深王傑子都督各見本傳 隋書達奚長孺傳以質直恭勤授子都督是也有稱子將者新唐書元宗紀大武軍子將郝靈

佺殺突厥默啜藩鎮傳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子從訓聚
亡命五百人號子將是也右稱子司者新唐書百官志
尚書省六尚書兵部吏部爲前行刑部戶部爲中行工
部禮部爲後行行總四司以本行爲頭司餘爲子司是
也雲麓漫抄唐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
御衣院樂懸院神廚院皆子司耳凡茲稱號都非褒美之詞陳
氏訓子爲小於義極得若更引唐志爲證則尤有根據
矣

鹿角

十九年遣楊素等伐突厥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
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叅設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
素曰此目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爲騎陣大敗
之集覽引通鑑釋文曰鹿角陣名猶春秋魚麗陣也至
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攻成都曾救至乃遁顏
慶復教蜀人築雍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壘
知有備自是不復犯集覽則又云鹿角者以連枝木環
營樹之如鹿角然何其兩不相侷也按鹿角軍中守衛
之具三國時司馬懿奏罷曹爽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
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十人以守五代時契丹圍
幽州晉王遣兵救之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
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
馬死傷寨路觀此則鹿角之制正與集覽後說相合三
餘贅筆云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驚

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
樹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說最明足證釋文之謬

定楊

煬帝大業十三年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實實云
定楊郡名按楊者國姓定者戡定之義非郡名也又明
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畢以子和為平
楊天子可見定楊平楊皆取平定楊氏之意亦猶騶力
稱吞漢將軍見史記東越傳石勒稱平晉王見晉書後趙載記尚讓稱平唐
大將軍也見新唐書黃巢傳楊字乃木旁非阜旁馮氏混而為一
釋以郡名可謂不辨屯毛矣

文成公主

唐貞觀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實實云公主高
祖之女段綸之妻按新唐書諸公主傳高祖十九女其
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非文成也
吐蕃傳貞觀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既曰宗女即
非高祖之女明甚蓋元宗以前雖常與外蕃和親未有
帝姬自往者故開元中鴻臚卿袁振使突厥而默棘連
謂之曰吾亦知人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
肅宗以寧國公主降回紇可汗於是德憲之女相踵而
適異國矣

列卒

代宗廣德二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實為都虞

候郭晞軍士爲暴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梨上植市門
質實云列與裂通車裂也其意蓋謂秀實車裂亂卒矣
按列者陳也卒者秀實所領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
事狀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太尉列
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梨上植市門外新唐書秀實本
傳悉仍其文事本易曉安得以列卒爲事裂亂卒耶

四夔

德宗貞元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
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
四夔質實云夔獸名又山鬼此說非也夔字當是夔龍
之夔蓋四人期許過高改時人因其自命而擬諸舜臣
非取鬼與獸之義以譏之也劉賓客嘉話錄崔丞相造
布衣時江左人號曰白衣夔審以鬼與獸譏之奚必名
之以白衣乎是可悟當日品題之本意也

王忠烈

憲宗元和十五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軍士立其弟
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
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
許諾質實云王承宗卒謚忠烈按新唐書藩鎮傳王武
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封琅邪郡王德宗貞元十七年
卒有司謚威烈帝更爲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則承
宗也夫武俊雖初叛後服然憲宗有忠節茂著之褒故

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四天子之命吏結蔡鄆之逆
藩至於犯園林戕宰相此豈承元所願效者馮氏不加
深考漫以忠烈為承宗之謚豈知承宗本無謚號耶

兗海曹華

穆宗長慶二年宣武押牙李齊作亂忠武李光顏兗海
曹華皆以兵討齊屢敗之質實云兗海曹華四州名按
新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七月戊申李齊陷宋州丙辰
兗鄆節度使曹華及李齊戰於宋州敗之曹華傳華為
兗海節度使李齊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
破之馮氏不察誤以人名為地名殊堪鼓掌又綱目於
元和十四年書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質實

云曹華宋州楚邱人夫牧棣之曹華即破齊之曹華也
乃前則據本傳以詳之茲則憑臆見以釋之何耶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朱梁既篡綱目於紀年處雖分注
云是年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
福建嶺南凡五鎮然是時河朔諸鎮尚存鎮冀則王鎔
魏博則羅紹威易定則王處直盧龍則劉守光皆唐時
藩鎮唐亡而諸鎮未滅則應與吳越等分注於紀年甲
子之下不宜竟從剛削而專書吳越等五鎮也若謂河
朔諸鎮皆曾受梁封爵梁以王鎔為趙王羅紹威鄴王
劉守光燕王王處直北平王不異梁之
屬郡故不復分注則吳越諸鎮何嘗不受梁封爵乎梁以
錢鏐

烏吳越王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審知
閩王劉隱南海王隱卒又以其弟巖襲封 况高季昌又朱溫所授
節度使當溫時並未竊據乃已列之為鎮而河朔各自
擁兵據地者反不書鎮乎若詔錢鏐之吳越王審知之
閩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初封渤海劉巖之南漢初封南海皆
有國號則鎔之趙守光之燕紹威之鄴處直之北平又
何嘗無國號乎說者又謂綱目本據歐陽公五代史十
國世家為斷有世家則書無世家則不書故吳越等分
注而河朔諸鎮獨從略然李茂貞之王岐歐陽史並無
岐世家而綱目列之梁晉之下何以獨遺河朔乎綱目
之意但以吳越等皆歷數傳茂貞亦稍久而河朔諸鎮
則唐亡後不數年皆以次夷滅是以分別如此然既列
之為鎮則吳越等固鎮而河朔亦鎮不應於未滅時即
不書鎮也似宜於紀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祐四
年丁卯歲下則云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
鎮冀魏博易定盧龍吳越荆南湖南福建嶺南凡九鎮
以後某鎮於某年滅則於某年下注某鎮亡魏博壬申年滅
盧龍癸酉年滅
鎮翼易定俱
辛巳年滅 較為得實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時始絕貢獻
自為一鎮則丁卯以後五六年不應即書荆南為一鎮
應於梁末帝時始列為鎮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鎮歷五
代至宋迄元始滅則五代紀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諸
鎮也

西平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殺李繼麟即朱友諒時李紹琛即康延孝在蜀其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合門屠膾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遂反質實云郭崇韜追謚西平王按此說非也是時崇韜甫遭枉害莊宗絕無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贈諸將所稱乃詔朱友諒耳友諒自朱溫時鎮河中後附於晉晉封爲西平王郭崇韜並無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傳載友諒舊將之辭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其文明白如此而質實妄指爲崇韜杜撰亦甚矣

遼復號改號

綱目續編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復改國號曰遼按石

敬瑭天福二年契丹改號遼朱子大書於冊然自後有事止書契丹故續編亦仍之迨隆緒之初立也復國號曰大契丹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閱八十餘年而洪基復改稱遼自後遂以遼書之矣夫改號復號國之大事今耶律氏兩改而中復則當特書復號契丹於前繼書再改稱遼於後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緒之復號契丹何以不特書於太平興國中而僅見於分註也

夏人遼人

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綬大敗之發明云夏人貶之也夏人輕舉入寇不爲無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遼人爲夏請和發明云遼有救災恤鄰之意

故特進而稱人子在夷狄則責在中國矣夫曰曲在夏則既以宋之應兵為無過曰責在中國又似以宋之加兵為不仁何其子奪之靡常也其一人字耳于夏曰賤於遼曰進然則夏人來歸永樂之俘元祐元年斯何罪而賤之遼人復來議疆事神宗熙寧八年又何德而進之哉蓋夏人遼人皆恒辭也周氏之說轉鑿矣

昏德公重昏侯

建炎二年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徒之韓州紹興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按朱子綱目晉懷帝永嘉五年書漢人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六年又書漢封帝為會稽郡公不云降封平阿公為會稽郡公也五代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徒之黃龍府隱帝乾祐二年又書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不云遷負義侯重貴於建州也夫紀所封以著其實而仍故號以存其體朱子之權度精矣今續編書法如此較諸前書義例迥不畫一

畱夢炎及第

理宗淳祐四年賜禮部進士畱夢炎及第發明云綱目凡書賜及第分註或載其同榜之人或載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紀或所上之策不足錄耳周氏此說非也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今者及

第出於上賜是以國士遇夢炎也其後竟樞務晉台司
實基於此乃立人本朝毫無匡救似道專則順之而已
矣國勢危則逃之而已矣敵兵至則降之而已矣國士
之報果安在耶綱目特筆書之明其進身之始受恩至
重而他日之反顏事讐真狗彘弗若也矣暇計其對策
之常談與綴行之衆士乎或曰是則然矣寶祐四年文
天祥及第其書法與夢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狀元
宰相也特書其賜第正以明其不負科名也

陔餘叢考卷十六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皇五帝

大戴禮五帝德及史遷五帝本紀皆專言五帝而不言
三皇然三皇之號見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
得謂三代以前無此稱也第未有專指其名者其見於
秦博士所議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安國書序乃
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
司馬遷則以黃帝入五帝之內而無少昊鄭康成依運
斗樞註尚書中候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帝鴻金
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司馬貞因之作三皇本紀亦

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孔穎達註尚書最尊安國故
其駁鄭注詔女媧但修伏羲之道無所改作不得列於
三皇既不數女媧則不可不取黃帝為三皇又曰安國
之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
為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堯舜
乃為五帝耳然穎達又云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
祝融以配犧農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帝繫本紀
家語又皆以少昊即黃帝之子青陽是穎達雖尊安國
亦未敢竟以黃^帝章入三皇之內少昊列五帝之中而顯
與史記相戾也唐天寶中祀三皇則伏羲神農黃帝祀五帝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蓋用穎達之說宋五峯胡
氏直斷以孔子繫詞所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

元人胡一桂又從而引伸之謂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
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
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之文可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
農氏黃帝軒轅氏本皆稱帝秦以前未嘗列之於三皇
也其三皇之號終不可泯則仍以秦博士所謂天皇地
皇人皇者當之而不必附會其人此論較為直捷然近
日王西莊又謂繫詞以羲農為上古聖人黃帝堯舜為
後世聖人則羲農宜為皇黃帝宜為帝惟三皇中少一
人則司馬貞據康成說以女媧充數亦未為無據西莊
最尊鄭學故持論如此要之去古愈遠載籍無稽傳聞
異詞迄無定論又如三皇紀詔炎帝神農氏則神農即

炎帝也。而譙周古史考則以炎帝與神農爲二人。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軒轅卽黃帝也。而羅泌路史又以軒轅與黃帝爲二人。歧說紛紜。學者固未便臆斷矣。

堯舜之禪不同

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但落舜典所記。堯明禹受命於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卽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堯全以天下付舜而已。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察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尚臨御。故禹旣攝之後其征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師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尚不同。堯之退處養閒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老而倦。勤舜禪時尚康強。無恙觀於過百之歲。猶遠涉江漢。其矍鑠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愛閒謝事耳。

東西周

武王定鼎於郊。鄆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則河南也。周公又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則洛陽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其時所謂西王者豐鎬也。東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

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則是時王城爲西周而成
周爲東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河南桓公
桓公之孫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曰東周則此
東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
矣分封於鞏者曰東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則仍西
周之號此東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於成周自
若也戰國策所謂周王者都於成周之王也所謂東周
君西周君者則河南之都於王城及分封於鞏者也東
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曰故天子國明乎
是時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
二於是東西各爲列國者卽河南之東西周也而顯王
抱空名尚在成周直至赧王始滅則仍是敬王所遷之
東周也說見呂氏
大事記故高誘戰國策仍以東周列於首蓋以
敬王所遷之東周在此故首篇卽載秦王求九鼎一事
明乎鼎雖在西周而王則在東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
得而主之也鮑彪不知敬王以後周王常都東周而改
以西周爲首所以致吳師道等之紛紛辨駁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說

蔡九峯註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
正朔而不改月數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
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鄴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仍不改也。以此知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鬯，王見厥祖，其後復辟，亦以十二月朔奉鬯。王歸于亳，兩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禮，明是商所改建丑之歲首。而云十二月，則仍以寅月起數。至丑月則十二月耳。非以丑月爲正月也。蔡傳又於秦誓十有三

年春註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也。則并謂春夏秋冬四序周時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郎瑛七修類稿云：史記秦漢紀年皆以十月起，漸次及於正月，而當閏之歲歸餘于終。又皆爲後九月，可見秦及漢初，但改歲首而未改月次。蓋以建亥之月爲正朔，而建寅之月仍爲正月也。

改正朔卽改月次之說

秦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國傳云：此周之孟春也。孔穎達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卽周正建子之月也。詩維暮之春，鄭康成註亦以爲周之季春。

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註云周正月朔日也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時以周正月爲正月夏正月爲正歲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節氣仍舊而月已改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朱子註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按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四月爲六月也呂氏春秋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高誘註云秦以十月爲正月故於是月受明年歷日是呂氏月令雖從夏正而已見秦以十月爲正月也史記秦本紀每年皆以十月起而敘漢高初爲漢王紀元之始亦卽曰漢元年十月次敘十一月項羽破函谷關十二月羽至戲漢書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齒降魏正月張耳等立趙王歇爲趙王而終之以後九月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嬰降下云春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顏師古註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改歷之後記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實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則十月卽正月今此正月實當時所謂四月也白虎通引尚書大傳言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三月殷以十

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卽正月也。蔡邕月令問答云：孟夏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熊朋來說曰：陽生于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也。

以上二說各有所據，然則何所折衷？曰：當以孔子春秋爲斷。春秋所書，非時之變異，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見者證之。如隱九年春三月，大雨震電。左傳云：書失時也。杜註：夏之正月，未可雷電，故書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無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應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應冰而不冰，故書也。莊七

年秋，大水無麥苗。麥何關於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將獲之麥，及初種之苗，俱爲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大豆也。周十月爲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則菽已久收，豈爲霜殺乎？且其時霜正應時，何足爲異乎？由此以觀，則周改建子爲正朔，卽以子月爲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數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隨月數而改，可知也。周既以建子爲正月，則秦改建亥爲正朔，亦卽以亥月爲正月，可知也。則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皆從十月起。師古謂遷等以夏正追敘前事者，信不謬也。太初改歷，本史遷及洛下閎建議，故旣改從夏

正之後遂以夏正追敘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爲
冬十月也。不然則豈有一歲之首卽以冬十月起數
者乎。孔安國亦係漢武時人。身經太初改歷。見從前
承秦舊制以亥月爲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爲正
月。而於尚書泰誓註之。由此可定。蔡傳所謂商周但
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說。究屬臆見。然何以小雅四月
維夏。論語暮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周秦亦有夏正
錯是也。曰吾固於前說備論之矣。子爲天統。丑爲地
統。寅爲人統。古來原有此三正。更迭爲用。故甘誓已
有怠棄三正之語。初不自三代始。商周雖改建。丑建
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尚書大傳所云王者存
二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朔也。民間稼穡之事。蓋
亦聽以夏正從事。迨夫習用旣久。周室衰微。不復頒
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雖行
周正於上。民間自行夏正於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
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於經書也。太
初改朔之後。史遷不特以夏正改敘秦漢事。按史記
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傳則以爲襄公二
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馬貞索隱詔公羊用
周正。而史記則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屬之明
年。其後稱孔子卒七十二歲。亦少一年也。則史遷敘
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縣

田汝成謂郡縣不始於秦而引左傳晉分祁氏之田為七縣羊舌氏之田為三縣事在周敬王八年以為秦未置郡縣以前之明証此蓋據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集小鄉邑聚為縣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為秦置郡縣之始故在敬王後也不知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及五鄙為縣之制見於周禮則置縣本自周始蓋係王畿千里內之制而未及於侯國若侯國之置縣則實自秦始而非列國先有此制也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蓋因周制王畿內有縣政仿之每得一地即置縣以為畿內也按秦武公十年乃周莊王九年魯莊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

十八年則列國之置縣莫先於此安得以百七十餘年以後晉人置縣之事以為先於秦耶惟國語管仲對齊桓有十鄉為縣之說齊桓與秦武同時則齊與秦之置縣未知孰先孰後然考之管子書但有軌里連鄉邑率之類無所謂縣者則國語所云十鄉為縣之說或後人追記之訛而齊桓時尚無縣制管子山國篇有某縣之田若干之語則置縣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辯也國語晉惠公許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實有郡縣其時列國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為明証自後列國之有縣蓋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設縣亦最早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有夷于九縣之語註謂魯莊十四年楚滅息十六年滅鄭之類又莊王滅

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則秦武公置縣後，不久楚亦設縣也。秦晉相近，故晉之設縣亦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為縣，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後，則不得謂設縣不自秦始也。惟設郡之始，秦不經見。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漢中地，始置漢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納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後。故吳師道謂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然據晉惠公所云：君自有郡縣之語，在魯僖九年，則有郡亦莫先於秦，不得謂設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時縣大而郡小，戰國以後，則郡大而縣小。左傳：趙鞅與鄭戰，誓于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註引周書作雜篇曰：千里百縣，縣有郡。此縣大于郡之証也。據此則郡亦周制國策甘茂曰：宜陽大縣，名為縣，其實郡也。尉繚曰：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史記魏納上郡十五縣，此郡大於縣之証也。呂氏大事記亦云：春秋時，郡屬于縣，戰國時，縣屬于郡。此又郡縣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

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為之置弟子。員宣帝因之，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普慶、大小戴之禮，嚴氏、顏氏之公羊，春秋、瑕丘、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

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
然皆擢高第順帝時更修黌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
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
三萬餘人士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爲歸漢書翟方進傳
方進欲至京師受業其後毋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
給後漢書光武紀帝初之長安受尚書楊終年十三爲
小吏太守竒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
文尚書左氏傳中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張
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
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魯
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
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業習魯
詩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
之治蜀修起學館招子弟爲學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陽
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孫皆詣學
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然經義之專門
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有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
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
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時郡國守相皆自置吏蓋猶沿周制唐書魏元同疏
曰周穆王以伯問爲太僕正而命之曰慎簡乃僚此令

其自擇下吏也周官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則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臣而統以數職也漢時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則牧守自置之按漢書高五王傳贊漢初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羣卿以下漢獨爲置丞相而已是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懲吳楚之禍乃罷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則其令漸嚴然二千石以下猶得置故通典謂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國自置吏之故事也後漢書和帝問陳寵在郡何以爲理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

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屬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屬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謂漢時惟三輔許兼用他郡人按漢書循吏傳黃霸淮陽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其餘則否京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請尤可見掾屬無不用本郡人也魏晉六朝猶仍牧守置吏之制後周書蘇綽傳云今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時尚然隋書劉炫對牛宏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郡據此

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唐時亦尚兼
用漢制沈既濟疏云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
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
但未及州縣耳韓偓傳云偓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
州自叅軍至縣令三百餘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
察使量才補職則并州縣亦觀察所置矣顧寧人引之
以爲古時置吏得人皆由於此然此亦矯枉過正之論
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未
俗澆漓夤緣賄賂之風必甚卽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
以意氣微恩致其私感觀史策所載屬吏之於長官已
有君臣分誼降及後世若行之不變未有不成黨援門
戶背公向私者春秋時晉殺欒盈令欒氏之臣勿從其
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
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魯昭公
攻季孫氏孟孫叔孫謀救之叔孫之御者曰我家臣也
毋知公家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者曰無季孫則
無叔孫曰然則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敗是
春秋時家臣之徇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東漢氣
節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論衡云會稽孟章父
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搗殺無辜英引爲己罪代將死章
爲郡功曹從太守討賊爲賊所迫亦代將死後漢書臧
洪爲太守張超所置功曹超遣詣幽州中道爲袁紹所

留以洪爲東郡太守會曹操圍超洪乞師于紹以救超
紹不許超竟破滅洪乃與紹絕紹興兵圍之至城破被
執不悔卒以死殉公孫瓚初爲劉太守郡吏太守坐事
徙日南瓚祭先人塚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
今與先人辭于此遂隨太守往亦見魏志太守歐陽歆欲舉督
郵錄延主簿將引延上郡吏郭曄起而言曰延資性貪
邪明府以惡爲善主簿以直從曲此旣無君亦復無臣
則并顯然有君臣之稱矣劉表遣從事韓嵩詣許欲以
觀虛實嵩曰若至京師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
軍之故吏耳不能復爲將軍死也更可見未仕於朝者
猶爲私臣也甚至有爲舉主及長官持服者苟爽爲司

空袁逢所辟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鸞爲太
守向苗所舉孝廉除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官
奔喪終三年此爲舉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誅故人莫敢
至者獨屬吏桓典收斂歸葬服喪三年劉瓚以冤死王
允爲瓚吏獨隨至京送喪還其家終三年乃歸此爲長
吏持服者也後魏書公孫邃爲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
服詔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
無服殊覺寥寥可齊衰三月則感恩知己私自制服之
例且上達朝聽至發詔爲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誕反
或勸其長史范義出走義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
柳慶遠傳梁武初爲雍州刺史辟慶遠爲別駕慶遠謂

人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在吾君子因盡誠協贊遂成
帝業可見六朝猶沿漢時長官得自置吏之制而為所
置者輒有君臣之分抱節者雖能周旋患難究何益于
公家聚黠者且至傾心于其主如慶遠等出死力以抗
朝廷此又長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寧人但見後世選
法不盡得人而以爲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復用
者唐時固亦嘗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韋臯在蜀幕僚雖
官顯不使入朝卽署爲屬州刺史竟有終身不得見天
子者不特此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李光弼爲副知
留後事白敏中爲邠寧節度使亦表蔣伸爲副是節度
副使亦得由藩鎮自置矣安祿山之能叛豈非以數年
前請以蕃將易漢將故得廣樹腹心一朝舉事爭爲効
力遂至傾陷兩京唐祚幾覆故德宗晚年方鎮副倖多
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則就授以節制蓋深慮威柄下
移易致尾大之漸也

漢初分郡之大

漢初設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員較小自
京北馮翊扶風所統外如河東太原上黨雲中雁門代
郡定襄則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內陳留潁川汝南南
陽魏郡則今之河南省也齊燕之地亦彷彿此計今一省
之地漢時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國在其間原不甚稀
濶若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則

即今之湖北一省桂陽武陵零陵三郡則今之湖南一
省廬江九江豫章三郡則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鬱林蒼
梧合浦四郡則今之廣東西二省遼東遼西元菟樂浪
四郡則今之關東及高麗一國蓋其時蠻夷之地甫經
開闢人戶稀少賦稅訟獄亦皆輕減故疎濶如此續真子錄亦云
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考之縣二十有大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毘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奉即秀州也太末即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四明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至三國時則漸分裂如吳志孫策自領
會稽太守以朱治為吳郡太守則漢時會稽一郡之地
已分為二又夏侯元傳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
名之都尉千戶以上令長如故則其地之小益可見矣

漢時陵寢徙民之令

漢制天子即位即營陵寢而徙富氏以實之漢書景帝
五年作陽陵募民徙陵戶賜錢二十萬武帝初置茂陵
賜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為毋起雲陵募徙者
賜錢田宅蓋其時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輔
富人平陵則漸及富民矣宣帝時募吏民貲百萬以上
徙於昭帝平陵以水衡錢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
丞相下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以上者則并及於
達官矣元帝築壽陵乃勿徙詔曰安土重遷民之性也
今使其棄墳墓破產失業非計也今所為陵勿置縣邑
使天下咸安土樂業成帝作初陵繼又改新豐戲鄉為
昌陵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哀帝作義陵始

又詔勿徙今按主父偃傳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
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上從之似
此議初於偃然車千秋傳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則高祖
陵已徙民矣史記籍孺閔孺皆徙家安陵則惠帝陵亦
徙民矣今見於列傳者朱雲魯人魏相定陶人皆徙平
陵何並之祖父平輿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當鄭崇
之祖父皆以貲百萬徙平陵蕭望之蘭陵人史丹魯人
尹翁歸平陽人韓延壽燕人馮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
右一家而數徙者金敞傳所謂近臣皆隨陵爲園邸也
張湯本居杜陵地子毋世在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
復還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韋賢以昭帝
時徙平陵其子元成別徙杜陵張敞之祖徙茂陵敞又
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漢制人君卽位卽營陵寢
固是先事儲備然多入貢賦以實其中則立法甚謬晉
書建興中盜發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
中物何多耶綝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供賦
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國長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
赤眉亂取陵物不能盡今猶有委積珠玉此霸杜二陵
猶是儉者耳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
金銀銅錫爲飾劉向諫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爲
式而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晉書索綝傳
又有此盜發霸陵金玉之事則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

書虞世南亦謂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三分貢賦以一入之後赤眉入長安取之累月不盡蓋漢制本如是也此則徒以耗天下之財而轉招摸金發邱之禍矣

大臣有罪多自殺

史記竄成傳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者蓋其時大臣多自貴重不肯屈辱於獄吏故也仲長統謂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自裁之端自是以來遂以成俗按賈誼疏大臣有重罪則白冠裳服繫槃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示以自刑也武帝初以文學進用趙綰王臧竇太后不好儒乃陰求綰臧罪召案綰臧即日自殺張湯被罪上使趙禹責湯湯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

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對簿為湯乃自殺後上知湯為三長史所陷盡誅三長史而丞相莊青翟亦與三長史有謀青翟亦自殺李廣失律召對簿廣不肯對簿自殺李蔡以丞相侵廟墮地當下吏亦自殺周陽由與郡守屠公相訐勝屠公義不受刑乃自殺蕭望之被收入獄呼朱游曰游趣和藥來遂飲鴆死朱博為丞相坐事當詣廷尉乃自殺馮參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詣廷尉乃自殺後漢司徒劉芳策免自殺竇憲收印綬即日自殺楊震罷歸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自殺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體寧輕生以免辱亦一時風尚使然也後遂有以此為例而逼令死於家者翟方進傳成帝賜丹曰今賜

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馬方進卽日自殺如淳
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
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
者還未白事尚書卽以丞相不起聞此賜死法也亦見
衛宏漢官舊儀按賜牛酒本朝廷所以優大臣告病之
禮史記公孫宏傳宏以病乞骸骨賜告治病牛酒雜帛
居數月疾瘳仍起視事是也今賜大臣死亦用之使若
病終又以全大臣之體也

刺史守令殺人不得奏

漢書義縱爲定襄守掩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兄
弟私相入視者亦二百餘人一切捕鞠坐以謀爲死罪
解脫盡殺之共四百餘人尹賞爲長安令治獄穿地深
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獄捕得少年惡子數百人
盡入獄數日發視皆相枕藉死何並爲長陵令侍中王
林卿犯法並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並至斬其
頭懸都亭下後漢書史弼爲河東太守當舉孝廉中常
侍侯覽遣諸生齎書屬之弼卽付獄拷死董宣爲北海
相有大姓公孫丹造宅卜者以爲當有死者丹乃殺路
人置尸舍下以厭之宣卽收丹父子殺之其親黨三十
餘人操兵稱冤宣又盡殺之可見當時守令殺人不得
奏報也不特此也嚴延年爲涿郡守遣掾趙繡按鄉豪
高氏繡爲輕重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若延年意怒乃出

重劾延年逆知其意俟其白輕時索其懷得重劾即收
入獄殺之李膺為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為野王
令貪贓無道懼膺威嚴逃還讓弟藏於合柱中膺破柱
出殺之橋元為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真有贓罪元收
考竟笞死于市王宏為恒農太守有事宦官買爵者雖
二千石亦拷殺之則并可專殺職官矣又小黃門趙津
南陽大猾倚中官勢犯法南陽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殺
之杜詩為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掠勅曉
不改遂格殺廣則并可專殺中官及武臣矣王溫舒為
河內太守始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置驛奏請所捕豪
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報二日而至所誅殺流血十

餘里蓋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麗于常法者
不奏也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奏殺二千石誅千石
以下是誅二千石須奏誅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漢制
檠戟即為斧鉞故凡列檠戟者即得專生殺見後漢書
郭躬傳魏
晉六朝則以持節為重南齊書王敬則枉殺賂氏氏家
訴冤上責敬則人命至重何以不啟聞敬則曰臣知何
物料法見背後有節便詔應得殺人是六朝凡刺史持
節者亦皆得專殺故累朝雖有詔申禁如宋孝武詔非
臨陣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須報乃行違者以
殺人論罪告戒未嘗不嚴切也然南史吉翰為刺史典
籤欲活一囚因翰八關齋日上其事翰明日詔典籤曰

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當代任其罪乃
收典籤殺之是刺史并得殺籤帥矣沿及隋唐尚仍舊
制隋書陳孝意傳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意力諫不聽
乃解衣請先受死威乃釋囚是隋時刺史亦得殺人也
唐書劉仁軌爲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暴橫仁軌榜
殺之太宗以其剛正擢爲咸陽丞封氏聞見記崔立爲
雒縣有豪族陳氏爲縣錄事向來縣令以下受其饋皆
與之平交立到任陳氏猶以故態見立命伍伯曳之杖
死陳氏子弟相率號哭圍臺階屏立一一收錄盡殺之
是唐時縣令縣尉猶得專殺人也至於軍旅之際更不
待言李光弼以待御史崔衆狂易收繫之會使者至拜
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令但斬侍御史若
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兵
馬使張用濟赴軍逗遛光弼亦斬以徇真源令張巡守
雍邱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以力不敵賊勸巡降
巡設天子畫像於堂遂斬六人張鎬按軍河南以刺史
閻邱曉不救睢陽致張巡陷沒亦杖殺曉此更因軍事
嚴切不可以常法論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專殺之例
始嚴宋史本紀太祖嘗曰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朝
廷不問自今諸州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
爲令自此諸州大辟皆上刑部審覆然宋史李及知秦
州有禁卒白書攫婦人金釵于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

略問數詔卽命斬之王詔知汝州有鑄錢卒罵大校詔
卽斬以狗豸置爲臨海尉有使酒罵後母者置命執之
不報卽斬之是宋時州縣亦尚有專殺之例也

漢時大臣不服父母喪

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爲令凡公卿大臣皆
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備位宰
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卽起視事是也其有欲
行喪者則必須奏請後漢書趙熹傳熹遭母憂乞身行
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桓焉傳焉爲太傅以母憂
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卽奪服桓郁傳郁亦以母憂
乞身詔以侍中行服鄧騭遭母憂乞身行服章連上乃
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
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
朝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其時有
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詔下公卿議多以爲不使愷獨
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謂宜以身先之
而議者謂不便是猶濁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後乃從
之然趙岐傳岐爲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
又荀爽傳爽奏曰孝文皇帝過自謙抑故遺詔以自易
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喪不得奔赴何以教
天下是元初以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
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

史二千石行喪服延熙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
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有不服喪之制而士大夫有
獨行已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甄期傳期父卒
服喪三年鄉里稱之是也并有以兄弟喪而去官者如
楊仁為什邡令以兄喪去官譙元為太常丞以弟服去
官是也

晉書鄭默為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懇終喪遂改法定命大

復任虞固辭不肯是晉時大臣亦不行

三年喪至鄭默奏請始定終喪之制也

兩漢六朝謚法

漢以來謚法皆與其官爵并稱大者則曰某王次曰某
侯蓋猶春秋戰國之遺法也漢書霍去病謚景桓侯周
繆謚貞侯靳歙謚肅侯傳寬謚景侯之類其時凡賜謚
者本皆列侯故皆云某侯而未有稱伯子男者六朝時
則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別王公侯伯子如王琳謚
忠武王劉秀之謚忠成公王宏謚文昭公王儉謚文憲
公沈慶之謚忠武公王敬宏謚文貞公徐勉謚簡肅公
王茂謚忠烈公褚淵謚文簡公劉劭謚昭公王廣之謚
壯公柳慶遠謚忠惠侯肅穎連謚康侯曹世宗謚壯侯
呂安國謚肅侯蕭景先謚忠侯劉善明謚烈伯蕭赤斧
謚懿伯沈君理謚敬子沈君高謚亦子陸繕謚安子沈
炯謚恭子陸杲謚簡子庾杲謚貞子凡謚皆連爵并稱
非如後世但賜某謚也又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
中以上乃有謚子野以令望特賜謚貞子陶宏景賜謚

貞白先生劉瓛賜謚貞簡先生北史李謚賜謚貞靜處
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謚而出於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謚
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謚曰宣明君朱穆父卒
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
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
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陳實卒
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謚為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
謚之始也然私謚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
書爽本傳又宋史張載卒門人欲謚為明誠夫子司馬
光曰禮記言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檀弓書禮所由失謂
士之有諱自縣賁父始曾子曰賤不諱貴幼不諱長惟
天子則稱天以諱之諸侯相諱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諱
其師乎孔子歿哀公諱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是溫
公亦以私謚為非禮與爽同

按左傳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謚之曰靈不瞑曰成
乃瞑則古人之謚有在將死時者

在將葬商臣於成王之死而即
謚之乃悖逆之為非常例也

衛靈公出奔北宮喜及析朱鉏

復之靈公賜喜謚曰貞子賜鉏謚曰成子則又有生
前定謚者楚共王臨卒謂諸臣曰我死請為靈若厲
蓋自謙也則又有生前自謚者又古謚法多用一字
間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靜之類也并有用三字者如
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謚法率用

二字蓋便於其子孫之稱也唐書名諱卒博士獨孤
及謚曰肅嚴鄂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及謂義在美
惡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晉重耳謚曰文冀缺甯俞隨
會謚曰武二名之謚非古也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
光以一各不盡其善故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
唐興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不
可偏廢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故曰
貞褊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珪陳叔
達溫彥博岑文本皆當時宰相謚不過一名而曰故
事當二名殊所未聞乃不改後鄭珣瑜卒博士徐復
謚曰文獻李巽謂二謚非古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
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乃詔從復議此後
世二名之謚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
之生平未嘗專著其美而諱其惡秦漢以上不具論
晉書陳準死太常議謚嵇紹曰謚所以垂不朽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準宜謚曰繆何曾卒議者以其
食日萬錢謚曰繆醜謝石卒范宏之議以因事有功
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墨襄公宋書何最謚荒公
南史蕭子顯卒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蕭
曄卒謚替侯沈約卒謚隱侯徐陵卒謚章偽侯周敷
為周迪所欺被害謚曰脫北史鄭義卒尚書奏謚法
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乃謚為文靈魏于忠

謚武醜穆崇死請謚太祖覽謚法述義不克曰丁遂
謚為丁公後周薛善謚繆宇文直謚刺唐書許敬宗
卒博士以其棄子荒微嫁女蠻中謚曰繆其孫訟之
始改謚蔡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謚曰專他
如李程謚繆房式謚傾馬暢謚縱韓宏謚隱韋綬謚
通醜于頔謚厲高瓌謚刺裴延齡謚繆元載初謚曰
荒德宗改為成縱楊炎初謚肅愍孔戣駁之乃改平
厲宋夏竦初謚文正司馬溫公駁之因改謚文莊陳
執中卒韓維上疏請謚榮靈是唐宋時謚猶兼美惡
也近代有謚者但于美謚之中稍存輕重而無復如
以惡謚者蓋古時三品品以上例皆贈謚而其人之賢

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無褒貶近代大臣身歿其
應贈謚與否禮部必先奏請請而得謚其人必為朝
廷所眷惜之人其謚自有褒無貶也謚之最醜者莫如煬左
傳史記所載不具論漢

惟東平王雲長沙王旦元魏初有紇那追謚曰煬帝陳後主死於隋贈長城公
謚曰煬此外則隋煬帝金海陵煬王皆名實相稱惟後周齊王憲身為賢王而
冤死死後亦謚
曰煬此最狂者

漢唐食封之制

秦漢時列侯無封國者曰關內侯其有封地則即食某
地之戶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猶然史記吳楚七國反
時列侯當從征者其封邑皆在關東欲貸子錢而子錢
家以勝敗未可知不肯貸此漢時封邑食租之大概也
後漢書註封邑
每戶輸錢二百唐書霍王元軌常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

取羸王曰汝當正吾失反誘吾以利耶王嗣立傳中宗時恩降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縣皆據天下上腴隨土所宜牟取利入爲封戶者急於軍興嗣立極言其弊請以丁課盡送大府封家詣左藏支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宋務光亦言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乞以封戶均餘州竝附租庸使歲送停封使息驛傳是徵租者并乘驛矣宋璟傳武三思封戶在河東遭大水璟奏災地皆蠲租有詔三思者謂穀雖壞而蠶桑故在請以代租爲璟所折張廷珪傳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在河南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廷珪固爭得免可見

唐時封戶之受困雖國賦不至此也憲宗時始定實封節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實封百戶歲給絹八百匹綿六百兩不兼宰相者每百戶給絹百匹諸衛大將軍每百戶給三十五匹蓋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徵而一概盡給於官矣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漢武帝將立昭帝爲太子先賜其母鉤弋夫人死蓋懲呂后之禍也元魏則遂以此爲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元將立爲太子乃賜其母劉貴人死道武謂明元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使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祖爲長久計明元哀泣

不自勝道武劉皇后傳云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
其母必先賜死后以此法薨劉皇后即劉貴人也又明
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即位轉奉乳母竇氏為皇太后
文成帝妃李氏初為宮嬪生獻文帝將立為太子馮太
后依故事令其條記南中兄弟臨決拊胸慟哭而死孝
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馮太
后意仍依舊制慘死惟世宗靈后胡氏孕肅宗時宮廷
中以故事惟祈生諸王公不願生太子獨胡氏言天子
豈可無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畜宗嗣子
同列又勸后為計后不聽嘗誓云所懷是男將為長子
子立身死所不辭也及生肅宗後竟不賜死肅宗立尊

為皇太后遂臨朝稱制恣行穢濁并鴆肅宗而魏隨以
亡后亦為爾朱榮沉於河而死子貴母死本屬矯枉過
正漢之馬鄧宋之章獻宣仁何嘗不有功于國家乃必
使人主先絕其天性之親則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義
何以君臨天下卒之防患雖嚴而偶一破例前此數代
之冤禍即中於此一人以報之馴至破家亡國是知滅
絕天性以防禍者未有不轉召禍也

元魏族誅之法最慘

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漢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
於鼂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等猶皆族誅沿及三國六
朝此刑不廢而元魏尤最慘衛王儀之弟觝使于燕為

所殺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傳高霸程同等夷五族崔
浩之誅也清河崔氏無遠近皆死又波及范陽盧氏太
原郭氏河東柳氏則母黨妻黨及女家俱誅矣其時浩
等百二十人皆族賴高允諫故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
言當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頤崔模與浩敘族因浩平
日常輕其家世模曰桃簡浩止可輕我豈合輕周兒頤
此語流聞已久二家始得免崔寬以遠來疎族亦得免
可見當時族誅之令果係同族皆不免也刑罰之濫至
此極矣迨孝文帝始減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
一門門誅者止其身常員與常禽可誣謗朝政有司奏
夷五族詔罪止一門稍輕減矣孝文帝崔挺棟曰一人有罪延及同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

盜路之誅不亦哀乎故帝減其制

然一人犯法累及門族仕宦時未必共享
其福誅戮時乃共受其禍揆諸罪人不孥之義可痛心
也卒之河陰之役諸元為爾朱氏殲滅幾盡北齊文宣
帝又以光武中興為王莽殺諸劉不盡乃大殺元氏子
孫本紀詔殺三千餘人元韶傳詔死者七百二十餘人
豈非當日族誅之報耶即後世惟謀反者門誅謀叛者其
孥僅流徙可謂仁至義盡矣唐李錡反代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問
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勳乎曰朝可乎又曰斯者錡昆弟其父若
幽死社稷可盡削其子乎乃止錡一身及其子息是門房亦尚無定制也

元魏百官無俸

北魏之制百官皆無祿高允在世祖時猶令諸子樵採
以自給至孝文帝始班俸祿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升

以爲官司之祿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又于忠傳高祖以國用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至忠得政始復之是制祿後又有減削也北齊文宣紀自魏孝莊後百官絕祿文宣卽位始復給焉則于忠復額俸之後孝莊時又停直至齊文宣再給也

華林園有三處

六朝時華林園凡有三處其在洛陽者裴松之魏志註云本東漢之芳林園魏明帝青龍三年於其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羣臣皆負土成山樹松柏竹木於其上捕山禽雜獸於其中及齊王芳卽位以芳字犯諱乃改爲華林後北魏孝

文帝遷洛又葺之魏書崔長文傳孝文帝遷洛命長文營構華林園又茹皓傳皓領華林諸作爲山於天淵池西採北邙佳石徙竹汝潁頗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華林園聽訟于都亭八月又幸華林親錄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講武于華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孝昌二年詔直言敢諫之士大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爾朱兆破元顥孝莊帝渡河先入居華林園又南安王正爲相州刺史帝餞之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北海王詳常別住華林園西隅宣武帝每潛至其處肆飲終日楊椿告老孝莊帝宴於華林園下御座執手流涕楊津傳咸陽王禧反宣武

帝馳入華林園惟津不同逆高肇傳宣武引見肇於華林肇惶懼舉動失儀此洛陽之華林園也其在鄴都者晉載記石虎使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運土築華林苑于鄴北又鑿北城引水以灌之蓋仿洛陽之華林園而爲之其後東魏遷鄴仍以爲游幸之所孝靜帝天平四年幸華林園理訟元象元年幸華林都堂聽訟又嘗宴高澄於華林園北齊孝昭帝篡位時令平秦王高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斬娥永樂武成帝寵其子儼以爲中丞大司徒使以鹵簿儀衛尊之出帝與胡后在華林東門隔幕觀之此鄴中之華林園也其在建業者金陵新志云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晉南渡

後倣洛陽園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聽訟於華林園少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文帝又築景陽山於華林園齊東昏於華林設市所謂至尊屠肉潘妃沾酒梁武帝命於華林園總集釋典簡文帝遊華林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此建康^康之華林園也三處皆有華林園閱史者幾致淆惑故分析於此蓋其始本自洛陽有華林園因而晉南渡後以吳時舊宮苑仿之於是有建康之華林石虎都鄴亦仿洛陽規制於是有鄴都之華林古時宮苑多有仿舊名而爲之者如長安有樂遊原乃漢宣帝建樂遊廟於其地因有此名後隋文帝既遷長安於故城北

